

## 父亲的麦田

宫风华

那年夏天，麦子金黄，我跟着父母来到金光灿灿的麦田割麦。

烈日下，我分明看见父亲和母亲手中忽忽生风的银镰。尘埃和麦灰粘附着父母亲麦子一样橙色的脸，汗水迤迤而下。那金黄的麦子在银镰的挥舞中温顺地倒下，铺成一道灿烂的风景。

乘他们不注意，我偷偷地拿着镰刀悄悄地割麦。麦芒刺得我的脸火辣辣地生疼，汗水流进嘴里，咸滋滋的。前面的麦子在父母的脚下一字儿排开。我弯下腰使劲挥动着弯弯的镰刀。一排麦子倒在我的脚边，我兴奋得张大了嘴。可过了一会，我猛然觉得脚上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，一阵钻心的疼痛。我低头一望，妈呀，那锋利的镰刀割到脚踝上了，鲜血汨汨流淌，伤口酷似小儿的嘴，还能看见里面的骨头。

我紧捂着伤口，血顺着指缝蚯蚓似地往外爬。我疼得直叫嚷：“哎哟——”。母亲循声奔过来，见到我鲜血淋漓的右脚，大叫一声“不得了，乖乖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”说着，母亲的眼泪哗地往外直涌。她惊得不知所措。

父亲奔过来，见状，火冒三丈，冲过来就给了我一巴掌。“啪——”我被打得晕头转向，眼冒金星，心中的痛苦和怨恨无法形容。父亲气愤地怒斥：“你净添乱。麦子都别不掉了，你还——”父亲再也说不下去了，那张脸有些变形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。

母亲这时顾不得说什么，忙撕下衣角包住我的伤口，叫我忍住。她背着我直奔几里外的村医疗站。医生帮我清洗伤口，然后缝针，最后敷药、包扎，我嘴里咬着一毛巾，忍受着钻心的痛。

父亲一直在麦田里割麦，一直没来医疗站。他一个人把麦子全割完了，然后堆起来，盖上塑料膜。那天夜里下了雨。父亲的手上磨起了好几个大水泡。夜里，他摸着我的脚，问我疼不疼，我说不疼。我看见他的眼里湿湿的、暖暖的。我不怪父亲打我，要不是父亲拼命割麦，那场雨会是怎样的灾难呀。父亲的一巴掌，让我明白了生活的艰辛，明白了贫穷的生活会使人变得既狭隘又坚韧、既自私又豁达。

几天后，我蹒跚着给在场上打麦的父母送饭送水。麦场上，乡亲们挥动着木杈、木锨、扫把，扬起的麦粒在风中划过一道弧线，发出咯咯的脆笑，如二八佳人柳荫下荡秋千，欢畅淋漓，快然自足。堆好的麦秸垛如亘古的金字塔，守望在乡村的边缘，缄默如村头的老水牛。麦秸垛为麦收划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我踱到令我疼痛的麦田。麦田和我一样，受过伤，默默无语。我看见父亲收割过后的麦田如产后的孕妇，收起隆起的腹部，复归平坦、宁静、安详，嘴角挂着甜甜的笑，曲线玲珑的身驱散发出浓郁的奶香。

静静的夜晚，抚摸着右脚踝处长长的伤疤，我的心随着指尖的清凉被荡涤得不着一丝尘滓。那道伤痕凝聚着麦田里所有的辛劳和疼痛，凝聚着乡村所有的苦难和清贫。故乡的烙印镌刻得那样深，我再也走不出草尖上的村庄，再也走不出令我疼痛流泪的麦田。麦田里的的气味、色彩、音响和韵律已经融汇到我的容颜、血液和骨髓里，水乳交融，生生世世。

## 故园樱桃红

沈顺英

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。品味蒋捷的词句，内心恬淡而丰盈。

乡下古旧的小院里，几株肥硕的樱桃树，斜倚墙头，筛风弄月。颗颗樱桃鲜红欲滴，晶莹剔透，点缀在繁密的绿叶间，在阳光照耀下，闪着金光。一树樱桃，恰似灵然而立的二八佳人，其姿轻盈，其态俏丽，朦胧中深含一份蕴藉，清辉中独占一种风韵。

风起时，飘零的花瓣纷纷扬扬，木格窗外铺满一层薄薄的花瓣，让人浮想联翩。樱桃的红，红得诱人；樱桃的甜，清丽悠然，像喝了女儿红的醉客，酒至微醺，在风里摇摇欲坠。绿的叶，红的果，立于树下，屏息凝神，窥探那些调皮的鸟雀把红透的樱桃偷食。

采摘樱桃时，要连同那长长的果把摘下，如此，樱桃果汁及味道都不会流失，且樱桃存放的时间也就更长久些。成熟的樱桃很娇气，不能下手太重，不然果实破裂，粘稠的果浆沾满了双手。满篮的樱桃从树上摘下，鲜艳欲滴，让人赏心悦目，舒心养眼。

篮子里的樱桃，色泽鲜润，晶莹剔透，红如玛瑙，黄若凝脂，小而圆的颗粒，饱含整个春天的精华。绿深如墨，红胜丹朱，小巧惹人怜爱。若是雨后初霁，一颗红润，粒粒清圆，恰似美人朱唇，令人心生浮世清欢。

晶莹剔透、圆润饱满的樱桃，在银盘中显得愈发诱人。细细摩挲片刻，忍不住口舌之欲，捏一枚入口，酸涩清甜的滋味堪称绝配，爆浆的果汁让味蕾立时陷入鲜美的沼泽中。酸甜之间，如一场深情而纠结的恋爱，有妩媚的娇嗔和任性，有不离不弃的包容和担待，让人沦陷，不能自拔。

见过一幅中国画，几颗樱桃，红艳得要跳出纸页；樱桃下，一素衣女子，仰首而望，唇上一点红，似与樱桃轻吻。樱桃、少女、鲜果、红颜一组合，便是爱情的印迹，多么微妙的感觉。

有一年，我徜徉江南古镇。深巷处有恬静女子叫卖樱桃，声音清如山泉，双眸深如清塘。竹篮里的樱桃红晶晶，如襁褓婴儿，粉嫩，静美。纤手弄樱桃，如妙手偶得的水墨小品。

我喜欢樱桃，齐白石画中的那种樱桃，让人看一眼能够静下来的那种软红。在这闷热夏日，看到樱桃，眼前浮漾红白或青红，想到诗里画里的故园，竟有浓浓的乡愁，自心底蔓延开来。

## 船帮古镇

陈荣华 摄

# 四姓迁象山

魏世荣

来年，没想到一场大祸还在后头。咸丰十一年(1861)，太平军打进了云和。《褚氏族谱》里记了这么一句话：“村落为墟，尸骨枕藉，疫病流行，人命伤残过半，故知十存一二。”

“十存一二”四个字，读得人心头发紧。一个家族死了八九成的人，那种惨状，我们这些生在太平日子的人，实在不敢去想。

可是褚家没有绝。剩下的那一两成人口，硬是咬着牙活了下来，一代一代传到今天。为了繁衍后代，上代魏、褚两家通过互相入赘联姻，结为一家；并立下规矩，后代不得再行续婚。

### 魏家：交不起丁粮，远走他乡

魏家也是顺治年间从福建来的，但来路更清楚些。

前几年，福建省寿宁县有一群魏家的人，拿着一本乾隆三十二年(1767)修的老家谱，找到云和来认亲。那本家谱上写得明明白白：“清朝顺治皇上，丁粮苛重，族内人等远走他乡安身，第十二世元福公移居处州府云和县居住。”

“丁粮苛重”，清朝初年，丁粮征收繁重，靠山吃山的穷人家实在交不起，只好背井离乡，往外地跑。魏元福就是这样，从寿宁县庾岭村，一路走到云和，在象山落了脚，成为了云和的魏姓始祖。

我本家姓魏，清明扫墓时看到墓文上留有“钜鹿郡魏氏”字样，小时候听叔叔伯说，咱们是从福建来的，但具体哪年、哪个人，他也讲不清。直到寿宁的人来了，拿着那本泛黄的老家谱，一条一条对下来，才把三百多年的断线接上了。那天魏仁握着我的手说“总算找到你们了”，我心里热乎乎的——骨头里的根，终究没断。

这几年，我们开始回福建去寻根扫墓。头一次去，我站在老祖宗最初发源地建瓯市东游镇天洋村的魏氏宗祠前，听那边的族人讲了一个故事。他们说，早年闽北不太平，山林间常有匪患。魏家人有个护身符——若是遇了匪，报出自己姓魏，再能说出魏氏宗祠的一个特别之处，多半就能免了皮肉之苦。那个特别之处，在族中口口相传，从不写进谱里，也不敢忘记。

“门前三步台阶，四块石板。”我低头细看，宗祠门前的台阶正好三级，最上面一级用了两块薄石板拼成，合起来就是四块。与别处祠堂整条的石阶截

然不同。

族人还说，早年云和这边日子好过了，庾岭的老家有人来投亲。云和的太爷见了，并不急着安排吃住，先问一句话：“天洋魏氏宗祠，有什么特别之处？”答得上来的，知道“三步台阶四块石板”，那便是自家人，好酒好菜招待；答不上来的，就有些冷淡。倒不是势利——三百多年了，天各一方，万一找错了门呢？

这个故事，我小时候在云和也隐约听老人提过，但从没说得这么明白。那天站在天洋的宗祠前，我忽然觉得，那三步台阶不只在福建，也一直铺在云和魏家人的心里。走对了，门就开了。

### 吴家：放牛郎招婿成家

四姓里头，吴家的故事最让人唏嘘。

那是清朝嘉庆年间，一个叫吴源海的年轻人，孤零零一个人流落到象山。怎么来的？新修的象山村《延陵吴氏族谱》里记了两种说法：一种说是看龙灯时走散了，回不去了；另一种说家里失了火，从东山头一路飘零过来。不管哪种，都是个可怜人。

他到了象山，也没别的手艺，就给魏家放牛。这个人勤快、老实，深得东家喜欢。后来魏家有个妇人死了丈夫，魏家家主就把吴源海招赘上门。他就这样成了家，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汉统，一个叫汉绪。

汉统生了四个儿子，枝繁叶茂。汉绪的儿子亨道过继给黄坑口村的褚家，改姓褚，叫春道。吴家和褚家，就这样又多了一层亲。

从一个放牛郎，到一个家族的开基祖，吴源海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。他没有什么显赫的祖先，没有什么华美的族谱，只有一双手、一颗本分的心。我常想，那个年代的人，只要肯干、肯忍，再苦的日子也能熬出头来。

### 四姓一家

四个姓，四条来路，最终走到了一起。

早年间，各家分片而居：褚家在村大路两边，其它三姓沿着山边一字形排开，褚家在村西，魏家在中间，吴家挨着魏家。可日子长了，磕磕碰碰也多了，光分着住不行，得合着过。

村里有两口老井，一口开凿于清代，在魏氏中堂旁边，八边形的石井栏，

被井绳磨得光溜溜的。为求水神保佑孩子好养、命硬、平安长大，小时候的我和村里许多的小孩一样，在大人的带领下，认了这口水井为亲娘。

夏天井水冰凉，打上来冲西瓜，或者直接舀一瓢灌下去，透心凉。这并不归哪一家，四姓的人都在这里打水。打水的时候碰见了，蹲在井边聊几句，说说田里的庄稼，说说谁家娶了新媳妇，邻里情分就这样一点一点长出来的。

村尾陈氏宗祠边上有座禹王庙，咸丰八年(1858)建的。每逢庙会，四姓的人一起烧香、拜神、看戏。庙里的牛腿、雀替雕得精细，小时候我们一帮小孩在那里捉迷藏，大人骂我们“别把老爷的袍子碰掉了”，我们嘻嘻哈哈跑了。后来庙重修了，新是新的，可那股子老味道还在。

四姓之间还互相通婚、过继。陈家的女儿嫁入魏家当媳妇，吴家老祖宗就是人赘魏家的，魏家的子孙也有过继给褚家。你嫁我家，我娶你家，几代人下来，谁跟谁都有点沾亲带故，分不开了。

### 村庄变大了，人还在

这些年，象山村变化太大了。水境佳苑、富锦园、万和小区、丰和苑一片一片盖起来，外乡人搬进了老房子，本村人搬进了新村。2011年，象山村划到浮云街道。2023年，象山村并入了东门社区。

可我知道，山还在，井还在，庙还在。村口路口碰见的，还是陈家、褚家、魏家、吴家的后人。只是孩子们都改口说“我家住东门社区”了，象山村这三个字，怕是只有我们这些五十岁以上的人还挂在嘴边。

有时傍晚，我走到城东幼儿园的位置，边上是即将完工的象山公园，看着远处水境佳苑的万家灯火，再转过头，象山黑黢黢的轮廓还伏在那里，象垄夹湾深邃静谧，和小时侯伏在父亲背上看到的一模一样。

古人写象山有两句诗：“如叶小舟三两只，夕阳风静卷云帆。”如今小舟没了，浮云溪两岸新修了骑行绿道。可那些从福建、从丽水、从四面八方迁来的人，那些交不起粮、躲过战乱、放牛招赘的故事，并没有被风吹散。

它们只是沉在象山脚下，像那两口老井一样，静静的，却从未干涸。像那三步台阶一样，铺在来路上，也铺在归途里。



在云和县城东边，大约走两里多路，有一座矮矮的山。山不高，样子却特别——一条圆乎乎的象鼻伸长着，微微低着的头，像一头大象伏在那里打盹。老人说，这叫象山，是福地。

象山村就像睡在大象的怀抱中，特别安逸。我生在这里，长在这里，住了五十多年。虽说沧海桑田，不过是寻常事。可我总觉得，山没变，并没变，庙没变，那些藏在各家各户族谱里的故事，也没变。

象山村的住户，主要是四个姓：陈、褚、魏、吴。四姓人家同饮一井水，同拜一座庙，红白喜事互相帮忙，几百年来就这样过着。但要细说起来，四姓的来路却大不相同——有人是将军的后代，有人是逃难来的，有人是被赋税逼走的，还有人是给人放牛放出来的。

### 陈家：将军辞官，择地而居

陈家来得最早。那是北宋太平兴国三年(978)，有个叫陈倪的人，在处州做讨击使，领兵平定了叛乱，功劳不小，朝廷升他做了兵部尚书，封祁国公。放在旁人眼里，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。可陈倪偏偏不要，说父亲年老，要回家侍奉，就辞了官，在浮云乡睦田村住了下来。

睦田村背靠著名闻遐迩的狮山，离象山村不远，隔着一道溪。到了明朝，他的后代端七公，有一天走到象山脚下，看了又看，觉得这地方太好了——“前山峰峦拱秀，土地腴饶”，山水环抱，像个聚宝盆。于是从睦田搬了过来，成了象山村陈家的老祖宗。

陈氏族谱里有一首诗，其中两句是：“竹包松茂上参天，卜筑家居亿万年。”口气很大，但那股子安家立业的笃定劲儿，隔着几百年还能感受到，他们是真的打算在这里住上一辈子的。

### 褚家：福建迁来，九死一生

褚家是顺治年间从福建迁来的。为什么迁？族谱里没有说明。我猜想，那个年头福建不太平，南明和清兵打来打去，沿海又有海盗骚扰，老百姓待不下去，只好往山里跑。象山在浙南山区，正好是个躲乱的地方。褚家来象山后，安安静静过了两百